

郑州地理

聊斋闲品

当清官遇上劫匪

贾国勇

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六字早已经是官员们引以自戒的座右铭。在日常生活中，“威”字一般被解释为“威信”“权威”，也可以解释为“威猛”“威慑”之义。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，清廉确实可以为诚信背书，可以为道德背书，可以德服于民，可以信于众，可以震慑于匪，可以安邦于国。在电视连续剧《于成龙》中有这样一段故事：闻听刘君孚等人在东山寨起事，纵兵掠劫，于成龙以向死之心独自进东山寨劝降。面对东山寨副寨主黄金龙、何士荣的鼓噪，以及“猪队友”湖北黄州府同知屈振奇的背后插刀，于成龙身处险境几乎无脱身可能。危急时刻，正是于成龙的清廉之名做了诚信背书，才让刘君孚深信不疑，最终制止了一场社会动乱的危机。

有人说官就是官，无论多么清廉；匪就是匪，无论多么仁义。官与匪犹如冰火永远不能同炉，于成龙怎么能因为清廉之名取信于刘君孚。其实，在封建社会，有很多人是因为受不了欺压，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被迫当了“匪”的。这些匪，如刘君孚等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，不残害百姓，对老百姓拥护的清官廉吏当然也要尊敬三分。在浙江省淳安县至今还流传着《海瑞智破丁香案》的民间故事，说海瑞到淳安县上任的路上，曾经被一名劫匪劫至山寨，当海瑞自报姓名后，劫匪不仅放了海瑞，还向海瑞承诺：他敬佩海瑞为官清廉，如需他出力，送一书信上山即可，他会鼎力相助。在侦破曹家丁香园女尸案时，这个劫匪应海瑞之邀，施展飞檐走壁之功，夜入曹家搜取《奇方大全》以及人乳药汤等物证，找到熬人乳汤的厨师，保护了受害者曹丽静，助海瑞彻底侦破案件。

古人称清官有“七德”，其一是正气，二是勤政，三是谏诤，四是执法，五是爱才，六是律己，七是家教。有此七德，不仅让天下百姓归心，同样会让劫匪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，刘墉因父亲的缘故被重新起用，授予江宁知府。他为政公正清廉，声名远播，百姓叹服刘墉的品行，将其比为宋朝的包拯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，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调任陕西按察使，一路上轻装简从，沿水路直奔陕西。没承想途经汉口一段的长江水域时，被水匪王十三劫持到匪船之上。本想着劫持了一位朝廷大员能发一笔大财，没想到打开刘墉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却是囊中空空，仅有诗书几卷。特别是听到眼前的这位官员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官刘墉时，土匪王十三立即下跪磕头认错，亲自护送刘墉走了三十里充满危险的水路，还送了刘墉一封绿林旗帜，确保其路途平安。

中国的传统文学中，经常见到劫匪订立“四不抢”的江湖规矩：“残人不抢、节妇孝子不抢、寡妇孤儿不抢、清官还乡不抢。”细观“四不抢”的个中含义，讲的是仁义道德。如果一个人不讲仁义道德了，即使是做了劫匪也会被人瞧不起。清官是仁义道德的标杆，被劫清官无疑和天下人作对。唐代诗人李涉任国子博士，是个有名的清官。有一次他和书童乘坐客船赶路时遇到大风，只能靠岸停泊找客棧投宿。没想到在岸上遇到了劫匪。劫匪拦住他们去路后便问：“来者何人？”书童赶忙道：“这是李涉先生啊！”听说李涉，劫匪非常高兴，说：“久闻先生大名，希望能够题一首诗。”于是，就有了李涉的《井栏砂宿遇夜客》一诗：“暮雨潇潇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他时不用逃名姓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”这首诗也成就了清官和“劫匪”的一段生动故事。

癸卯兔年即将过去，将迎来甲辰龙年。因为龙是多种动物的复合体，意味着龙是万兽之首，万能之神。龙，对每个炎黄子孙来讲，有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自强不息、昂扬向上的精神，历来被人们所崇拜和敬仰。

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，龙史悠久，龙图甚多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，石块与陶片推土出一个清晰的S形龙图，龙首部位放着一个野猪头骨，这就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龙的形象，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。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处距今6500年的古墓中，发现墓主身旁有一具用白色蚌壳摆塑的龙图案，被称为“中华第一龙”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原始部落中，也有一条19.7米的红石块砌成的龙，距今有7400年的历史。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有距今7000年的蚌塑龙纹。在甘肃出土过绘有鲵纹的彩陶、山西出土过玉龙和蟠龙纹彩陶等。

对龙的记载最早见于甲骨文、金文中。在甲骨文中，“龙”字形如巨蛇，头很大，张着巨口。在金文中，“龙”字从“巳”，而“巳”字就是古代的“蛇”字。看来，在当时造字人的眼中，是龙蛇不分的。《说文解字》对龙是这样描述的：“龙，鳞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细能巨，能短能长；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。”《本草纲目》曰：“龙，其形有九：头似驼，角似鹿，眼似兔，耳似牛，项似蛇，腹似蜃，鳞似鲤，爪似鹰，掌似虎。”《三国演义》中描写的龙是：“能大能小，能

我的村子很古老。离开村子前去祠堂祭祖，但见正祠廊柱上镌刻着残存的楹联上副：自洪洞迁荣地八百余载。这表明，老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古荣阳的。村子在黄河北岸，离邙山最东端家乡人常说的“邙山头”约二十华里，家乡解放前一年，我入读本村小学，学校挂的牌子是“广武县盐店镇姚村国民学校”，似可证明，“荣地”即今日的广武镇，同祠堂廊柱上残联所写相吻合。

村子距黄河直线距离十华里。历史上，我们那一带被称为黄河故道，意味着黄河泛滥后曾在那里滚动，水退后，低洼的地方水流不走，留下片片沼泽，水深的地方聚而成坑，雅称为池塘。据说村里的几个池塘，就是那样逐渐形成的。

客观地讲，历朝历代统治者中也有“良吏”，想着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，为防止黄河水再度淹没我们那一带的村子，他们聚群力而修筑村寨，同我村并行的几个村子，都有了宽厚高大的寨墙。再往后又修了蜿蜒数百里苍茫浑厚的黄河大堤作为屏障，承载着历史，雄踞在那里保黄河安澜。

打我记事起，村里的寨墙已残缺不全，西边和北边变成了不高又不宽的土岭，而且有几个很大的豁口，只有南边和东边的寨墙还相对完整。

据村里一代一代老辈人口传，原来的寨墙不仅高大厚实，四边都有寨门，水来了，堵寨门可阻水进村，盗匪袭扰，从寨门和寨墙上都可围剿。

往前推不知多少年，村内大夫人家把寨墙分成了若干段，分而治之。这样做当然有弊端，而好处是有了“家”的寨墙就有人专门管理，使寨墙不再遭破坏。

乡亲们勤劳而务实，那些有了一段“自家”寨墙的人家，在寨墙和寨坡上栽了许多树，经多年侍弄，都长得高大粗壮，多像盖房修屋时的梁檩椽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在寨墙上栽植了几个果园。从春三月开始，春风化雨，满寨墙的树开始由嫩绿、浅绿变深绿，郁郁葱葱，像绿色苍龙，缠绕在寨墙上。果园里的花也次第绽放，白的花，红的花，黄的花，紫的花，姹紫嫣红，同满寨墙的绿相辉映，把村子装点得很美。

因为树多，便有很多鸟来栖息，最多的是乌鸦、喜鹊，还有布谷、啄木鸟，以及俗称“吃杯茶”的鸟，有时甚至能见到披满华丽羽毛的鸟，有人说那是凤凰。它们在树上搭建了许多窝，夏天鸟窝被绿叶遮掩着，冬天树叶落了，鸟窝裸露出来，黑乎乎一片，在风雪中迎鸟儿起起落落。

鸟儿成了乡亲们的伴侣，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鸟儿便开始歌唱，有独唱也有合唱，歌声有

的清脆，有的婉转，有的还拖着花腔。乡亲们从鸟的歌唱中醒来，开始忙碌的一天。傍晚时分，鸟儿归巢了，一群一群的，一边鸣叫，一边在村子上空盘旋。炊烟从一个个农家小院升起，颜色淡淡的，如果没有风，就在村中轻轻弥漫。鸟儿在炊烟中悠闲地飞翔、鸣叫，把一幅画悬挂在村子上空。这样持续一个多时辰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鸟也陆续归巢了。再往后，寨墙模糊了，院落模糊了，月光下的村子显得朦胧，接着鸟睡了，劳碌一天的乡亲把柴门掩了，除了偶尔的几声犬吠，整个村子沉寂在静谧之中……

我离开村子已多年，世事沧桑，村子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格局远非我心目中昨日的模样。欣喜的是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，强劲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，使得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。尤其是近十年来，郑洛新一体化远景联动发展规划的推进，几座黄河大桥的建成，使我村到郑州从原辘轳需一天缩短为不足一小时；平原新区的迅速崛起等，一幅幅画面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憧憬，而是呈现在面前的生动现实。人最讲实惠，世世代代穷怕了的乡亲不如是。偶尔回家，我发现乡亲们精神面貌变了，中年和青年人最为突出，一派见多识广的样子。他们不再拘泥于过去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而是充满对未来生活的畅想与期盼。在村

里走动，见不少人盖了两层楼房，有几家门口停有小轿车、面包车，村中几家饭店生意蛮好，说明村民消费能力在提高。尚不能说他们已经富了，但同过去相比，差距显而易见。我所见到的乡亲，大多脸上都布满阳光，笑容灿烂……

说来有趣，我最近竟做了一个梦，昨日的寨墙，寨墙上的花，树上的鸟窝，满天花的鸟，鸟的鸣唱，果园里的树，池塘里的芦苇，农家小院里飘出的炊烟，全在梦中出现了，而且同我儿时见到的景象十分相近。这难道是我的一抹乡愁？如果是，这个乡愁凝聚着我深沉的情结，浓得化不开的思念令我沉醉！

土生土长的农村人，一旦有机会，总会离开自己的村子。只是，不管走多远，村子总是自己的根，只要在村子里长出记忆，就不会忘记在村里曾经行走的足迹，还有那些熟悉的乡亲们的音容笑貌，甚至他们之间发生过的爱恨恩怨。生命与认知往往同时存在。因为有了这个梦，我的灵魂重又回到了我的村子，尽管寨墙没有了，池塘消失了，成群飞翔鸣叫的鸟不见了，但一个充满活力的村子又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梦醒之后，我问自己：我的认知该是怎样的呢？我的梦在回答我。同时，我相信还会有另一个梦，这个梦说不准会与今日全新面貌的村子连缀在一起。

人与自然

生命的绿意

杜思高

我办公室内，瓦灰色陶瓷盆里长着两株小树，高者粗若擗面杖，矮者粗如大拇指，并排而生。蓬勃枝叶洋溢旺盛活力，肥厚的叶片绿油油，瀑布一般泼洒开来。窗外的小南风徐徐吹来，随着枝丫摇摆、叶片颤动，丝丝光亮在叶面上跳跃，仿佛优美的旋律在空间回响。繁忙的工作，与亲人般相生相伴的小树为伍，满含青春激情的内心充实恬淡，有时浪花涌起，有时沉静静谧。

树木同人一样，一生都要经历风霜雨雪，饱尝生命的严寒酷暑，但从不怨天尤人，埋怨命运的不公，而是抗压负重，积极应对。10年前，我搬新家，朋友送了棵平安树，放于阳台上慢慢生长，后来，根部又长出一棵小苗，一大一小兄弟树在阳台上汲取阳光，过着清贫的生活。前年5月，两株小树从家移到我新单位办公室窗外的露天阳台上，以细密的枝叶来遮挡夏日猛烈阳光的照射。经历一个夏天和秋天太阳曝晒，树木迅猛生长。隔窗相望，心有默契。办公累了，抬眼看看青葱的小树生机勃勃，顿觉内心欢喜充实。树木一定隔窗打量着飘着墨香的办公室，看着忙碌公务的我，接打电话，翻阅文件，时时沉思，在纸上耕耘，浇灌梦想，“相看两不厌，日日长相守”。

冬日一次大意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去外地公差，一周后归来，树叶被冻得惨淡萎缩，失去绿意。那一刻后悔至极，急忙搬入屋内，尽管室内温暖，依然回天无力，树叶不再翠绿。整个冬天，心境如枯黄的叶子，萧瑟悲凉，为自己的疏忽内疚，为壮美生命遭受屠戮悲愤。找来修枝的剪，截去冻死的树枝，以期冀萌芽。枝柯剪后，剩下的光溜溜树木，像两个感叹号，静立于室内一隅，如我沉寂的心影。

日子阴冷，一寸一寸被北风慢慢吹走。春天来了，户外的树木陆续吐出了嫩芽，日渐浓郁，室内的小树仍然不动声色，毫无生命复苏的迹象。也许是寒冷已掠走了它的生命，也许是委屈太重，像斗气的小孩，迟迟不肯原谅我的过失。等，一等再等！在漫长的等待里，心里依然抱着的希望被苦涩反复浸润，泛着疼痛。春天就在这苦痛的等待中，在尘世喧嚣沸腾的繁华里，走过了大半。

忽一日，几粒嫩芽爆出树干。最先从小树的上部钻出，墨绿色的嫩芽米粒一般，芽尖小巧奇特，状如蟹腿，顶尖弧形，泛着亮光。啊，树没有死，活着，发芽了！压抑不住内心的惊喜，也按压不住涌动的诗情：“假如忍受不了冬天的磨难/就见不到苦苦等待心仪的春天/从身体内涌出的叶片/是苏醒的呐喊”。

这孤单瘦弱的树木，吐出的不仅仅是绿意，更是生命的倔强，嘹亮的号角。慢慢旋起的绿色音符，在室内飞翔，浪花般生动湿润。

只要生命不死，就会绿意葱茏。沙棒，这奇特的木本，是我见过的最顽强植物。30年前，我在腾格里沙漠见过。漫天黄沙一望无边，沙丘起伏绵延叠加，满目苍凉。空气干烈闷热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没有坚强的心理，在这种环境里待不下去。我们背着工具，沿着这样地垂头丧气走下去。在一座沙丘上，发现了一丛蕨蕨茂盛的沙棒，树干丛生，枝柯细若藤条，细碎的叶片油光发亮，令人心神怡。在高温的炙烤下，荒芜的沙漠被绿色生命的顽强锻打得铁骨铮铮，豪气四溢。坚韧的气息在广袤的天地蔓延，如汨汨雪水悄悄渗透，隐入辽阔的图腾之中。

那时，在杨凌镇生活求学，杨凌镇当时隶属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，是关中盆地一块富饶之地，如今成为杨凌国家农业高效示范园区。关中盆地属于黄土高原，地势起伏伏伏，绵延的山岭丘陵把大地装扮成焦躁的黄皮肤。这里气候干燥，降水稀少，植物稀疏。起伏高隆的土原上，时时生长着三两株稀疏瘦弱的树木，头顶蓝天，根扎大地，潇洒脱俗，惊天动地，展示着生命的无奈、决绝、果断、顽强和勇敢。雨水灌溉区域，绿色的庄稼托出一片翠绿生机，绿得苍劲有力。周末，我们结伴去渭河游玩。在渭北高原，渭河匆匆奔流，不舍昼夜。奔涌的河水裹挟松散的泥沙顺流而下，把河



岱岳春晖(国画) 闫天尧

荐书架

《去家访》：把孩子与父母的路重走一遍

樊晓哲

五年跨时空的家访经历，让黄灯从讲台上走下来，跟随自己的“二本学生”，长途跋涉返回他们从小长大的老家，和学生一起重走他们上学要走的路，倾听他们操劳生计的父母的心声，寻问他们发小的现实处境，辨认那些从祖辈传递下来的家族暗码。《去家访——我的二本学生2》正是通过这些原生家庭场景的细密呈现，带领读者耐心了解这些年轻人究竟是如何成为二本学生的，这里面的每一步是如何落实的。二本学生成长过程所包裹的复杂社会肌理，正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现实。

黄灯在《去家访》中延续了她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创作中的真诚和恳切，她不仅了解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微小细节，也会同步关切自己学生同龄小伙伴的现实命运，了解他们做生意的甘苦，以及辗转于大都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无奈与挣扎。《去家访》中出场的，除了学生以及同龄人

指认和回顾自己的成长，一起向黄灯诉说青春迷茫的，还有学生的爸爸妈妈。

这些学生的父母，大多有城市打工的经历，婚姻也多有跨省的结合，是有孩子以后，才快速成熟，担当起一个新家庭的建设责任。异地的陌生感，新生命带来的身份感，以及家庭运转的现实感，几乎同时丢给了新父母。这个父母的成长也有很多的艰辛、犹豫、喜悦以及无奈。与黄灯讲述自己孩子成长经历的同时，父母也一并用黄灯讲述了自己的彷徨和努力。黄灯都一并用心聆听与记录。要了解学生走过的路，就要全面了解一个家庭走过的路。

在这一遍又一遍脚踏实地的走访中，黄灯既贴近了自己的学生，也贴近了家长，并在更深的意义上贴近了自己。《去家访》因此既呈现了当下年轻人的成长轨迹，也展示了教育的现状、更贴近了当下中国的广大现实。

灯下漫笔

金龙献岁

吴建国

隐能升；大则兴云吐雾，小则隐介藏形；升则龙腾于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”

龙，是我国十二生肖中唯一在自然界不存在的动物，但它源于中华民族古老的精神图腾崇拜，在人们心中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。龙是人们创造美的象征，长期以来形成一系列的“龙”文化，特别是在雕塑、绘画、陶瓷、青铜器、建筑以及工艺美术、歌舞影视、婚丧礼仪、服饰冠履等生活中接触到的物品，随处可见龙的形象。著名的历史文物有：天安门华表上的蟠龙、故宫和北海的九龙壁、曲阜孔庙大成殿的盘云龙石柱等，造型生动，气势雄伟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龙的造型艺术体系。

龙的文化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基础，流传有“画龙点睛”“叶公好龙”“鲤鱼跳龙门”等故事，戏曲和诗词中提到龙的频率更多。我国有很多山川地貌、风景名胜，是以“龙”字命名的，如黑龙江省、浙江龙泉、安徽绩溪龙川、山

在苍原人世里行走，人就是一棵树，扎根大地，汲取营养，挺直腰杆，抗击风霜雨雪，丰硕的树冠冠满绿意，氤氲着诗意，飞扬梦想，书写出生命的壮美。